**EL PRIMERO华诞**

回顾五十年的成功经验

**第二章：**

**1970年至1979年： 大秘密**

要想了解El Primero机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命运，就不得不回顾一下在其诞生前11年某一天发生的事件。

　　早在1958年，Gérard Bauer先生被任命为瑞士钟表工业联合会（Federation of the Swiss Watch Industry）主席。虽然他并非制表业科班出身，但他高瞻远瞩，坚信1948年开始在美国研发的电子产品即将在制表领域发挥决定性作用。因此，他成功地说服了广大瑞士制表商联合创建了电子钟表中心（Centre Electronique Horloger）。同年，美国品牌Bulova推出了Accutron，这是第一款配备360赫兹振动音叉并作为调速器运行的电子表。该中心于1962年1月20日创立，由通用电气（General Electrics）的工作人员Roger Wellinger先生担任首任负责人。

　　石英研究是在最为严格的保密情况下进行的：该项目名为“Beta”，于1967年8月完成。同年11月，10枚“Beta 2”表款参加了纳沙泰尔天文台举办的天文台比赛并赢得了 前十名，将Seiko表款甩在了后面。在El Primero计时码表问世仅几个月后，这家日本公司就于1969年圣诞节在市面上推出了第一款石英表Astron-35 SQ，绝地反击击败了瑞士。1970年，16个瑞士品牌创建了一个配备Beta 21型机芯的石英表市场联盟，Zenith也是其中的一员。美国人紧随着瑞士人的步伐，很快加入了这场战役，比如摩托罗拉（Motorola）、德州仪器（Texas Instruments）和美国国家半导体（National Semiconductor）等品牌，但均无法同日本品牌Seiko和Citizen抗衡。

　　在这样的大环境下，El Primero的未来会是怎样的？El Primero最大的危险其实来自内部。1971年5月28日，该公司被出售给Zenith Radio Corporation，这原先是一家位于芝加哥的无线电和电视制造商。MZM控股公司（全称为Mondia Zenith Movado）遭到解散，并在1972年6月21日全体大会结束时被命名为Zenith Time SA。 从那刻起，Zenith的未来就被完全掌握在美国管理者手中。

　　在此期间，El Primero机芯依然出现在制造商的产品目录中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销售情况良好。它正在同石英竞争，自动机制不再一枝独秀。因此，令人惊叹的配备El Primero机芯的Zenith腕表出现了，其超大尺寸表壳与搭载Beta 21型石英机芯的表款表壳神奇相似。第一批石英机芯体积庞大，必须装在一个宽大的表壳内，还试图通过设计来隐藏它们的形状。受到电子表表壳的启发，Zenith找到了合适的应对方案。毕竟，人类已经实现了在月球上行走的壮举！科幻小说作家Robert A. Heinlein在1961年出版的《异乡异客》（Stranger in a Strange Land）一书中曾做出大胆预测，那么启动火星任务还会远吗？

时计的设计对之前几十年盛行的功能主义美学发起了挑战。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，形式不再必须唯功能的马首是瞻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些配备El Primero机芯的腕表尺寸保持不变，其表壳尺寸大于它们所搭载的机芯。其造型具有未来主义风格，颇具空间感。“物理定律的持久性、永恒的不变性以及成就的不可剥夺性，构成了现代社会规范化的锚点，如今却被新兴流行文化意识形态所撼动。” Alexandra Midal女士在其《设计史导论》（Introduction à l’histoire d’une discipline）一书中写道。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“波普设计”（Pop Design）兴起，在新技术的推动下，各种其它造型得以成为可能。首先出现的是圆形厚实的造型，特别是AH 781型El Primero表壳，还有一枚El Primero表款，其非比寻常的设计让人联想到电视机屏幕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此期间，电视在家庭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：El Primero问世时，只有一个电视频道，并且以黑白模式播出。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，人们开始收看彩色电视，它成为我们身在家中坐观天下风云的一个窗口，成为了一种全新的征服世界的方式。

　　1974年标志着完全停滞的开始：Zenith开始放慢生产速度，当时的产品目录中不再有任何最新El Primero表款设计。美国管理者不再相信机械制表还会有未来，却对石英表充满了信心。1975年，在制表危机期间，他们决定停止生产机械机芯；之后在1976年，又决定处理掉制造机械机芯所需的库存工具和设备。El Primero被廉价出售，并下令报废所有可以收回的东西。当时一位英雄出现了，他抢救出了El Primero机芯，并在后来拯救了整个Zenith表厂。他的名字就是Charles Vermot。

　　Charles Vermot先生当时负责4号车间，尽管危机当前，尽管制表业的工作岗位减少了一半，他仍然相信机械制表会有东山再起的那一天。他对此是如此深信不疑，就决定写信给美国管理层，希望说服他们改变主意。“我并不反对进步，但我注意到世界格局往往经历各种循环。您认为自动机械计时码表将完全消失，这个看法是错误的。我相信您的公司终会有一天从世界周而复始的奇想和潮流中获益。”他在信中如是写道。他要求允许保留一个小型车间，在里面存放制造El Primero所需的所有工具。他的请求没有收到答复。

　　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并违反了管理层的命令，4号车间的负责人决定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保留制造El Primero所需的全部工具。他的动机很简单：与失去自己的工作相比，他有更深一层的恐惧。他要不惜一切代价，防止独一无二的制表专业技能失传。他得到了兄长Maurice Vermot的支持和鼓励，后者当时也是Zenith的一名员工，负责制造压铸机。抢救计划的第一步是要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，用来小心存放Charles Vermot眼中的宝贝：所有压铸机、凸轮、操作说明、切割工具以及制造El Primero机芯所需的制造图纸。Zenith表厂共有18栋建筑，其中只有一栋没有与其他建筑相连接，因此被选为理想的藏宝地。

　　由于是抗命而行，Charles Vermot在抢救行动中随手都有可能被捕。因此，他不得不将这些工具通过建筑物后面的废弃通道运走，并选择在夜间行动，这对于当今的安保系统是无法想象的。当时厂内有许多时钟，但Charles Vermot有表厂的钥匙。作为车间主管，他兼具信念和责任心。

今天，当我们爬上通往阁楼的52个台阶，可以很容易地想象：当时这个人在他兄弟的帮助下，为运送珍贵工具所作出的一切努力。我们可以猜测到他当时的恐惧，害怕被人发现。但Charles Vermot为自己的理念而战，甘愿赌上未来，将自己现时的一切作为赌注，这赋予他力量和勇气。他总共抢救出大约150台压铸机以及许多小型工具和凸轮。要是没有这些压铸机，就不可能生产出El Primero机芯。事实上，这些工具正是为这一机芯专门设计的，属于其商业机密的一部分。

　　压铸机的寿命与部件的寿命一样长，如果保养得当，可达20至30年。当时一部压铸机价值约为40 000瑞士法郎。如果当时听从美国人的命令将这套设备废弃，如果这套制造技术失传了，那么要想复原Charles Vermot藏起的所有工具设备，所需的投入将高达700万瑞士法郎。没有人会为恢复这款机芯的生产投入这么多资金， Zenith也将不复存在。

　　在藏好所有工具之后，Charles Vermot将阁楼的这一部分用围墙封闭起来，这样就没有人会发现这个秘密了。他全心全意，不顾自身的安危，对El Primero的未来深信不疑。若是没有了他，就不会有这款机芯的未来。

　　在1976年之前，Zenith还只不过是昔日表厂的影子。工作人员很少，车间里生产的腕表配备的是ETA或Citizen石英机芯。当时尚在使用的屈指可数的几枚机械机芯也是由ETA提供的。该公司不再盈利，美国人就想要将它脱手。因此在1978年，Zenith Radio Corporation将Zenith Watches SA转卖给了一个由三家瑞士制造商组成的财团，其中包括Dixi的所有者Paul Castella，而Dixi则是一家主营机床和制表业的公司。Paul Castella是力洛克的传奇人物，非常具有人文精神，在这个深受石英危机重创的地区积极保留工作岗位。此时的Zenith尚未摆脱困境，但幸而最终掌握在了解并热爱这个行业的人士手中。这位先生的目标是恢复这家瑞士工业和制表传统表厂昔日的辉煌。